

七封書信的自傳

魏金枝 著

上海

湖風書局印行

目錄

七封書信的自傳·····	一·····七二
沉鬱的鄉思·····	七二·····八六
校役老劉·····	八七·····一九八
野火·····	一九九·····二五〇
自由在垃圾桶裏·····	二五一·····二五九

七封書信的自傳

引

我們這位鄉村的朋友，他給了我七封信以後，便不再在這世上！現在我替他串貫起來做他的自傳，自然不會使我有附驥的榮耀；可是我們從小便相處過來，知道他，了解他，並且在耿介，勇敢這點私德上，我是佩服他的；就是在交情這點上，我也應該承諾他的要求，以他的言語轉告諸位讀者，至於他的是非曲直，讓諸位讀者各自評定罷。

第一信

朋友：

久遠沒有見面，人事日變了！但我到現在還料不到人和人之間，有這樣大的差別——會有雲泥之隔。似乎覺得你我是同個階級裏的人，同在小學時代，同在一處飲食起居，同在一起讀書用功，是昨日的事；而今日呀，像夢的醒了！各自在一處，各自有個特殊的境遇，而且是實在的，不可變換的。這爲着什麼呀！在我們相處的時光，以爲都有年青與希望，而且覺得命運是水般的平靜，智力是天般的公允，彷彿各人在這個旗幟之下，利害是公衆的，榮辱也是公衆的；但是，不呵，如田裏的幼苗一樣，等到過了些日子，枯的枯了，長的長了，結果便造成目下高低不等收成不一的結果。以後不知還要怎樣的變動呢。

你的來信，勸我息訟，感激之至，但這事不是我可做主，要看我的對手如何處

置；並且你於此事，也有誤會的地方。我不妨詳細的告訴你，請你批評一下。原來我經辦的這學校，是宗祠的塋產；今年族長動議要把這費用移一大部分給一個在高等師範讀書的族人，而把學校改為私塾。這其間自然還夾着反對學校，偏袒那個高師學生，校費浪用問題。你試想：這是如何胡妄的理由！第一，校課不可由他們這些老頑古加入討論？第二，小學校和一個高師學生孰重呢？第三經濟一面，我已公開，由大眾審查，如有不實之處，儘可據實提起訴訟。但他們老羞成怒，那個族長他如瘋狗一般，不惜在大庭廣衆之間，自投我前，終至自傷生命，便告我殺人之罪。總之，我又無人幫忙，事已至此，成敗祇可任其所至！並且我決不自悔。朋友！我有可以自悔的地方麼？他們有容我自悔的餘地麼？

不能的，我一早知道他們是不能的，因為我全個家族，都是在這樣的一種情形之下被摧折了的。而現在，他們就會寬恕我嗎？他們正彷彿老農摘去種物上的駢枝一樣，要摘到我們全家族的生命，——就是這種物的枝葉中的最後一葉了。他們所

明明白白標示給我的罪名，不是也教我和我這可憐的家族一樣去「死」了麼？朋友！所以我是預備着的！

有許多耶教徒，以及馴良的善男信女，他們相信有天堂，也有地獄，他們能幻想出人們的意志綫是能伸爲無盡限的長度，而在這無盡限的不可見的過程中，就是現在，就是他們正在受苦的時光，也能幻想出他們爲無論什麼暴力所摧殘的代價與幸福，這正是他們的長處，他們忠厚敦篤，他們有信心，有忍耐心，所以也便能「估惡」。而我呢，久等待着了，自從我們這家的祖宗以來，便已望眼將穿了，一代一代，都也忠厚敦篤過，有信心過，有忍耐心過，但是報應麼，終於沒有來。所來的就是暴力，就是無理由的壓迫！而且我的年代快過去了，雖則現在還年青，但也是已經有了孩子了，有了孩子的人，便像雄蜂一樣，死的日子已逼近了！可不是麼？我的生平，總也和平過來，凡事都讓人一步，這樣因爲想接受牠——這個我們祖宗以來所積德之代價呀！而現在我的孩子來了，他不得僱一個乳媽，日日捧着空的

無汁的我妻的乳頭有氣沒力的乾哭着，乾哭了也正像我的承望祖德之賜一樣呀！可
是你以爲「牠」是總有一日會來的麼？不，不，一定不來的了！朋友，我這樣決斷地
絕望了以後，我還望下世來日麼？世人能以酗酒自棄自廢，而我不能，而我的深的
憤恨與怨毒的心，牠一定不能以這麼簡便的方法解決了的！我恐怕我要瘋了！

第二信

朋友！

雖然我和你做了多年的朋友，但是我們對於各人的境遇究竟還是知道得太少一
些。在我許多朋友之中，都以我爲很快樂的人；但是快樂麼？不，除我一己而外，
沒人知道我所樂者爲何，所苦者爲何，卽此一層，就不能說是快樂的了！我和你是
唯一的朋友了，可是你知道麼？就是知道也未必詳盡，現在我告訴你罷。我自己知
道我是個不言語的種族的子孫呵！我的祖上不善於言語，我的父親不善於言語，他

們祇是把千言萬語放在肚裏，不常笑，又不常爲着憂愁而哭，祇是以動作——這些不言語的言語作爲唯一的發洩器。在別人呢，自然不懂得，而我可不懂麼？簡直像神祕文學家一樣，點點能分出那些聲調的頓挫抑揚，姿勢的喜怒哀樂，並且能夠鑑賞其中的情調和趣味。有一次，大概是十年以前的事了。一個年關將近的十二月夜裏，吃過飯過了許多時候，父親和母親，還有瞎眼的祖母都坐在一間屋裏；屋外呢，下着很大的雪！等待着，等待着，總不見賣田的中人來。父親坐在一條背光的灶凳上，兩手支着頭，一聲不響；母親呢，嘴裏囉嗦着：「很壞的年歲，很壞的年歲」！還說些以前是如何安適的事。祖母呢，她臉色青白，灰白的瞎了的眼珠，時時張開來，似乎在聽些什麼聲音。狗在門外叫了一遍，又叫了一遍，最後她（祖母）教我把大門去開了。這是很寒冷的，使室內頓時加了十來度的寒冷，她攥着我的手，無數次的摸着，我覺得她是在發顫了，她很費力的呼吸，直要幾分鐘才透了一口無可奈何的氣，嘴唇閉了又勞動，似乎想說什麼話。殷紅的油燈，照在古舊的屋內，令

我想起一件事：一個光明的夏天，許多孩子在我們的園外打蛇。牠——這可憐的動物，半身已鑽進牆穴裏，半身却在牆外進去不得，終於有個孩子用石子把牠打斷了。牠帶着模糊的血肉，在牆邊伸動，一種宛轉的無可如何的微微的掙動，如何的怕人啊！最後血也流完，臍露着青白的肉；還在微微的動。那夜，我完全體會得這種痛苦了！

中人們終於來了！一共三個人；他們一進門來，便呼呼地吁着氣。他們所以遲來的理由，就是因為找不着寫票的人；其中一個，並連帶的教我扮這個角色。父親沒有說話；祖母担心地說：「能不能呢？」自然我雖在書塾裏讀過一點，却不敢正式上場，父親終於沒有說什麼，淚從他大的眼眶中落下來了！母親在做茶；我坐在一張方桌邊，許多眼光都射在我的筆上，一點沒有聲息，看我顫顫巍巍地寫。而我心裏覺着有些酸而鹹的味道，從鼻子裏流下來。等到寫完，簡直眼都花了。然後我父親去洗了手，拈了筆的粗劣的手，——實在他的手是不宜於此等事，因為他是曾經

執轅荷鋤來，他的職務是從泥土中挖出我們要吃的東西，不該由他手中把祖上掙下來的田地賣了的。——可是他羞澀地劃了押，又恐不明白，還改了兩改，仍舊坐下來。最後，等他們去了，才說話：「對不住，洋錢明天可拿麼？索性你們好人做到底了。」這樣舉行了兩會賣的事情後，永不舉行了。我們是從這樣的日子中過去的。你看，我是從這樣的一個家族中生長出來的，言語是必要的了，文字是必要的了。但是，已經遲了！一枝小草，一株生在石砌中的小草，渴想看見太陽是很久了；雖然我的學習語言是稍有成功了，可是這像那少草般含苞了，開花了，那能代表我的意思呢？我心裏說不出的許多意見，有如天上的浮雲般越聚越密，不下陣痛快的雨是不成功了，雖然我已日日走近那破滅的路，可是這也是必然的路呀！

朋友呵！我心裏的言語湧起來了！如其我能夠將牠說出來，那一定是悲痛的長的故事。但是這是事實呵！許多胆怯的人，往往想把可痛可哭的事實，當爲一個惡夢，以爲那樣是可以免去痛苦了。其實不然，那是好像一只走頭無路時躲頭在草叢

中的鴛鴦那麼可笑的。我的瞎眼的祖母常常說：「有個販瓦餅的老人，一天，從一條很峻峭的嶺上挑着瓦餅走過去，但是不幸，在半嶺裏失足了！一雙不自主的蹣跚跪在地上，瓦餅都打碎了！他自己却不哭，也不去整理，看其中還有個好的不破的餅沒有，却在那裏做夢了。他說：『吾願這個是夢』。」朋友！這是我所常講的一流故事中的一個。這是什麼意思呵？一個瞎眼的失了視覺的老女人，她會將放在自己心中的可痛經歷忘記了麼？她每講了這故事後，便嗚嗚地唱起來了。我們都不知道她所唱是什麼，也不知道她這歌是否用文字或系統的意義編起來的？但這是她唯一的消遣品，我聽了便覺得是哀悲的，一個哀悲的符號呵！當她未死以前的夏日，她坐在一株園後的榔樹蔭下，那時我正從遠處學校裏回來，看見她和我的小妹妹在一處，小妹妹和她的小伙伴玩着，她老人家自己一個人咿咿嗚嗚的唱，朋友！知道她唱什麼呢？唱青年時代的戀歌麼？神社前的禱歌麼？還是她在和人說話呢？總之，不能知道。不過是哀悲的調子，實在比夏日水車上所發出來的聲音還焦灼的調子呵

！風吹動她銀樣的白髮，疏朗的樹蔭掛在她的肩上，但是夏日光明的太陽，能照澈她心坎的陰暗麼？過去的可悲可憎的生活，將她全人生沉在一個永不見太陽的潮濕的山谷裏，而且覆以重的憂愁的負載了。因為這樣，就祇有這麼無意義的歌唱着的事和我們幾個小輩的弟妹是她的一線光明了！所以我走近去拊她背叫她的時光，她很歡喜的說：「寶寶！我正想念你！是你歸來的時光了！」說了，反了她灰白的眼珠；我想她是竭力的想看我一看呢，所以站得更近些，把我的手給了她，她摸了摸，並且摸我的衣裳，然後又欣然的說！「好孩子，和你父親一樣大了！」朋友！這是什麼話呵！？

至於我的祖父呢，你想知道我祖父是怎樣的人麼？我告訴你：雖然我沒有見過他，但我能想像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從小便經了禍患，在八歲的那年，便碰到「洪楊之亂」。一個清晨，他牽牛到山上去放，賊正來了，於是他失落在山上了！一直過了三天，家裏的人都已走了才回來。家裏是空空的了，火也沒有了，最後尋找

，然後在了一口櫚裏他找得一大團的米飯，原來是家人特意遺下的。這樣，他才支持了半個月，一直到家人都歸來的時候。可是這也不是容易的事。他不像現代的我們一樣，一切生活是浪漫的，飽了今日，便把明日任憑命運去吩咐了。最末髮賊敗去的一年，他被捕了。一天，要他和另一個人扛了個探查地勢的首領，當他們走過山溪的橋上，在前面的一個同伴，肩上微微的側着，意思是說：「放下去吧！」他却沒有知道，他忠於賊像忠於隨便那個好人一樣；終於把這首領又安全的扛了回來。但這也就是他的短處，他的死，也是爲着他的忠心呵！一個春天的下午，村裏人因爲和別村人爭水，在野外械鬥，他本來是在耕作着，但是村規不許他，於是他也跟了去。他未去之先，到家裏來換衣服，他似乎感覺到了。說：「衣服裏有點血腥氣。」但是什麼呢，他心裏有這宗預兆罷了，但也是很準的預兆呵！他被遣到前敵去，傷了，傷在腰間，不久就死了！死了，真像一個兵卒戰死一樣，沒有人知道他是爲什麼死的，紙灰化了，血跡洗了，正像熱鬧的會集散了一樣，在什麼分上可以取還這

不值錢的犧牲的代價呢？我的祖母她盡了做母親的辛苦，但是天不見憐，旱呀水呀，沒有一點氣力可換得代價。一個初夏的黃昏，她無可奈何地在別人的田裏收拾遺下的麥穗，却被人家唾罵，於是她氣極而哭，哭得眼都瞎了！朋友！這都是爲公衆爲忠心的緣故所得的報酬。而且就是你處在我的地位上，你也要不知道人要怎樣做才好。這左也不好，右也不好的我，而我這個可憐的種族的歷史，似乎告訴我：「仍爲人而犧牲了吧！」而我却不能，我似側向「倒行逆施」那一面了！

再次，我還想告訴點你關於我父親的個性的輪廓。他麼，自然可以從以上的許多境遇中想像到一點，知道一點，但恐不盡然。他似乎帶點憂鬱性，并有點怕人的正經的臉色，不喜歡人有點錯的地方，怠惰的時候。這在我小的時光，不知幾次恨他埋怨他。可是他並不錯，他是刻苦的人，他幾乎忘記人身是肉體所做，而不是生鐵鑄成的。披星戴月，一心想用努力掙得社會上的位置，這層就不能說他是不聰明的了。凡是胆汁的人，他們總有忍耐力，有百折不撓的精神做他們野心的助力，

但是鄙吝也是他們的特性。你看，他往往把時鮮的東西，藏着不許我們吃，到過時了才笑嘻嘻地拿出來。在他的原意呢，以爲桃子是容易爛的，但是藏得好便不要緊；鹹肉是易於油煙的，但是加得過分的鹽便不至於了。這樣的事，我見他和母親不知曾鬧了幾多場。這種癖性，換句話說，是野心的；以爲人也可以這樣用勤勞換得富貴的呵！可是世界上決沒這宗事！一天，我的弟弟眼痛了，熱得拚命地哭；而他又來了，用冷水替他洗，自然，他以爲水是克火的，對於孩子是暫時舒服的，他以爲這是種成功了！却不知把眼弄壞了；等到醫生和他說，他才懊悔，以後才稍稍改了一點。自然，我不已經說過麼？我是了解他的心的，我這個可笑的父親，人們都笑他，可是我同情他的。他在的時光，常常和我辯，甚至於罵我，一直沒有和我好好的談過一次天。一天，他陪我到學校去的路裏，他似乎感想起來！兩個人都走在浮的沙灘上，正月的寒風，蕭蕭瑟瑟的吹着，忽然他在插手的胸膛裏摸出一包洋錢來，遞給我，但是想不着要說的話，兩手拉着他灰白的鬚鬚，一雙紅的眼眶裏已

經流下淚來了！朋友！我就是見了他這次下淚以後，他便死了，沒見過他第二次了。呵，今天我也在此下淚呵！因為我看見一個野心者平平常常的死了！野心者自知他死期的將近，不可挽回，自知要爬到一個開口等着他的坟墓，他是如何的痛心於死呵！

朋友！你厭了麼？我在你前面瑣瑣碎碎地講着這些死去的人，譬如你讀後水滸一樣，敗落了，竟是一直敗落了，在五年以前的三年內，死了，都死了，小的妹妹，母親也都死了，贖下的就是一個病的弟弟，一個笨的妻子，小的兒子，如何的蕭條呵！過了冬天，過了霍雨，曾共受痛苦，同被惡劣的命運在鞭下鞭笞過的都去了，再得見面只是夢中的聚會了！

自然，做人是不可太過於悲觀的，而我也不以此為悲觀，簡直是憤懣罷了！——或者過於悲觀，就變為憤懣也說不定。——憤懣幾乎燒去我這為生命的工具而設的身體！以前，我也曾憤懣，但被發洩憤懣的是我自身，或是我自己的家族，這祇

能增加我的憤懣，與一種悔恨之心。現在於我自身不談外，請談談我病的弟弟吧！一次，我病的弟弟，那時還祇有十二歲光景，不知是什麼事觸了我的怒被我打了，背上起了個又紅又隆起的手印，他伏在母親的膝上，哭得很利害；母親她却不說什麼，祇在那裏替他摸撫，并且眼裏流着淚，於是我那時也哭了！現在這瘦骨如柴的弟弟，自然，一個人是不會因此一擊便病的，可是我到現在還自悔着，看見他連氣息都微弱下來了，聲音也低下來了；并且常在他的背上偷偷地看。唉！以爲這手印似乎還在他的背上呵！我這男子的心：憤懣了便會無理由的發氣，過後便像雪見太陽般不由自主的融化了。但又不能像佛家的禪師，把一切看空，而偏不已的尋找我的仇人，像一隻瘋狗般在尋找刺傷他舌子的蜜蜂呢！所以我自己也曉得，那些將因之而來的禍難，將來不好的結果，但也待得久了，無論成敗，我已不能抑制我自己去試一試了！朋友！你對我將怎麼說呵？